



宗約歌
閨戒
天日
展城或問

好人歌
省心紀
修城書

共七

14
514
33



44
514
33



宗約歌引

吾族人衆而貧。走衣食於郊關
市井間。半不識字。一語近文。須
費講說。惟是俗語鄉音。是其素
習。若惟文是尚。而不問人之知
不知。卽三百篇首首可歌。何須

余口之曉曉也。余爲宗約詩歌。極淺。極明。極俚。極俗。訛字從其訛字。方言仍用方言。但令入耳悅心。懽然警悟。卽差訛舛謬。取笑於文人。鄙野村儻。見擲於墨士。所不敢辭。其稍涉文言。畧有

典故者。以示家學子孫。中間語多直遂。少涵蓄。蓋尊長於卑幼。無所忌嫌。非敢泛及同姓之外。知言君子。必不罪予也已。

萬曆己亥秋。抱獨居士呂坤題



未蘭

歌法

點者歌長點空方者連在歌間
圓者再重一句音脚註解無干

康熙己未夏月家學姪曾孫紹植重刊

勸祭祖

問你身從何處來。想那祖宗父母養你嬰孩。家中
空有兒幾個。重那多年寒節呵墳上誰澆酒一盃。你一定說
錢。待客隨人也使鈔。你因妻為子。你不惜財。或你
看那北壇孤鬼還三祭。似這等呵有多了當年要子
埋。

勸孝親

父母年高喜在堂。為人孝罪難當。五刑之屬三不孝
罪莫大於不孝

看那便乾就濕的三年體望長愁灾那萬種腸你疼你兒
度要識親恩看那兒女不望你專孝爺孃好那子愛與那
爺孃如何不似禽和獸那個禽獸返哺烏鴉跪乳的羊重

勸篤親

三族由來號至親那個三族母家父黨與妻尊君子人大是大小是
若存驕敖就非君子情若疎薄便是世人豈可骨肉叫同那
世人你情懷要溫熱皆真意禮貌謙恭更加小心你
孔子如何孔子古今稱大聖也於鄉黨要恂恂要恂恂

何况三族

勸友愛

兄弟不和只為那錢同胞却結死生冤平居只把情
腸薄患難誰知骨肉憐多讓些兒房裏物少聽幾
句枕邊言或人生惟有孤身苦重請讀周公
棠棣篇

勸敬兄

千古家尊說父兄從來孝弟兩般同不止柔聲和

下氣還當隅坐又隨行。逢財那得心嫌少。辨話休將那眼硬睜。未看詩書先看律。好降叶平聲凶敖作謙恭。

勸敬長

世上達尊惟有三。帝王祖制選敬高年。如何後後進輕前進。却使前賢讓後後賢。古火遇見長者常是下馬避車這個時世兩下馬避車豈敢望。隨行隅坐也當然。誰不到老龐眉皓首君須到。莫學當時楊大年。

勸和隣

同縣同鄉與近叶隣。土居年久都相親。倚強凌弱非君子。尚氣爭財佛是小人。忍忍事何妨隣里笑。存心自有那鬼神欽。改請看帶鎖披枷者。那個當初是好

民重

勸教子

個個生兒就要口噏。人家說句是便生嗔。小時就珠錦粧他頭角大了綾羅就遍體身。慣下時呵他奢侈縱宗

橫紅音敖父母。輕浮躁暴。欺鄉隣。下。那時。惹犯人天
羅。休怨悔。你怨。得誰。殺他原不是別人。

又勸教子

生兒失教。豈是慈親。固然是。父。親的。不是。你肖子何勞。那父費
心。為。父。的。呵。既要叫他知理義。如何使我不辛勤。愛。時。涵
育薰陶真命。雨化。怒。時。呵。雷霆霜雪總天恩。你。怨。道。父。親。責
善。莫道家庭不責善。周公。可是。聖人。不是。周公亦自撻伯禽。

勸繼母

無福生來有福的睛。你。敢。說。不。是。親。生。的。養身送老他與娘同。

親兒罪過。偏擔待。前子饑寒。總是不疼。可。憐。昔。日。閔。撫。遭。繼

母。拆。掛。時。冬。衣。套。上。蘆。花。閔損蘆花。能過意。伯。奇。被。繼。母。嫉。出。霜。天。身。披。着。

乾。荷。葉。伯奇荷葉。怎為情。從來繼母人人恨。你何苦

不賢留那罵名。

勸前子

繼母不慈。自古傳。做。前。子。的。只。是。怨。繼。母。那。王。祥。閔。損。也。曾。遭。着。繼。母。王祥閔

損。幾人然。指以沒娘作話說。便。賴。說。父。親。聽。繼。母。唆。調。恐將親

父也牽纏。你那生分抵觸傷天理。背毀加枉叶對。
衆談。任他折挫。你只行孝。他，就是鐵心腸呵。那怕鐵心不。
似軟綿。

勸妯娌

異姓同居自古難。你爭便宜我貪錢。喫虧一點命偏。
缺嘴。要占三分始得破顏。日久天長結後禍。或同心。
一氣是前緣。昔日張公藝九世同居。九輩不分沒別話。記煞叶。
沙休聽那女人言。

勸男家

古來生女便悲傷。只爲男家忒氣腸。儘教賠送還嫌。
薄。費盡命供給只當常。婆無好臉難爲婦。壻出惡聲。
動罵孃。不曉理人難說話。教他養女也嘗嘗。

勸女家

人家養女好温存。閨女性兒。極好慣的。慣壞之時怎過門。過門之後。
可命畧經磕磣。命偏生氣。豈沒自家不是。動是哭啼只怨人。
到那其開。縱不尋死也。多身病。還要耽憂掛命母心。這等看來。

溫存是、早信溫存不是愛。女時教就婦人身。

勸勤業。

從來勤苦是營生。

常言道營生便做活又說做甚麼生活這是怎麼講只是肯做便活

不做便

那有青年自在翁。你看那商賈離家千里外。

農桑竭力五更中。富貴安閒他難富貴。貧窮懶惰越

貧窮。你

情穿賄喫心何忍

這個福好容易賄受得

看那多

禍多災。天不容。

又勸勤業。

癡兒蕩子。愛閒身。

改幾個閒身是好人。

男子輕閒不幹好事

男不營生多作友。

婦人張竭那得那心

女無活做定思淫。艱難

凍餓皆因。懶富貴榮華只為勤。

天子萬幾官萬事。肯容情慢有凡民。

勸節儉。

聖賢美德。為先。菲飲惡衣。禹且然。口腹十愆。昔所

戒。衣衾三慎。古來傳。饑寒但免。郎為福。飽煖生餘是

棄天。肯把糟糠作珠玉。怎教八口死。凶年。

又勸節儉。

難得饑寒不到身。粗衣淡飯未為貧。爭挑富日肉中肉。不記的凶年人吃人。
父子兄弟。夫妻相食。縱是有時休折福。那富家怎麼。如何不足去學擲。勸君儉素非慳細。何處施些陰功與命子孫。

勸愛身

三世修行一世人。爺孃日夜費溫存。身子不是我的。遺體那君子。保愛真如疼父母。死生惟是許君親。
將此身呵。

人將此身。一朝之念。忘其身。縱起慾來不顧命。飲食男。財帛。激將怒上那思身。
詩云。曾子臨終囑付的語。兢兢戰戰有

勸重農

天王二月便親耕。第一生涯是務農。地少糞多念三倍利。苗稀草淨百分成。人勤休靠覓中覓。主家靠佃。年作。牛壯還加功外功。犁了又犁。耙了又耙。收得多時念休浪用口那肚攢備念年凶。

勸栽樹

栽樹没人肯耐煩。你說種樹木怕，妨碍了種田。那知樹下也宜田。
 棗桃梨柿般般好，榆柳桑槐樣樣堪。典賣也能應急會，葉皮常是救凶年。路邊地界家牆外，多種些兒有甚難。

勸忍讓

忍讓從來不當癡，原來忍讓討便宜。你看那一朝問氣身家喪，百種傷心悔恨的遲。昔日卓茂人有錯，認了他的馬，他不與人

分辨只說既云君馬君命牽去。莊子說人呼我以牛，我以牛應之。便呼予

牛予應之。婁師德勸他親躬人唾到你面上。你自招

唾面人何罪。老子一生忍事，孔子稱他是猶龍。千古猶龍是我師。重

勸借取

器皿誰家件件全，有無相濟古今然。你也要借，只是怕他失落損壞了。失落損壞了他無德，吝嗇推辭你也慳。從今以後借物

自當慷慨借，還人須要即忙還。家家活動家家足，省

得鄉隣六作難。怎麼六作難，不借，缺乏難，借時開口難，不得出門難，不與怕，怕難，不還怕

完約哥
難。損失。
含怨難。

勸方便。

方便名為萬善。命宗。人間天上第一功。修橋補路通
來往。捨飯施衣。捨茶捨水都是救困窮。一切昏迷郎指引。百
凡阻碍與他流通。此功不費錢和鈔。到處隨時都好
行。

勸安貧。

男子生來窮是窮。窮而有德貝公卿。啟期三樂百年

足。顏子一瓢千古稱。寒素披裘且差吳季子。清高劉

矩。何羨晉石崇。有一等人。將貧賤貧賤自驕亦褊士。

只休卑污使人輕。

又勸安貧。

人生無德最堪羞。到又不羞貧賤何傷命。怕出頭。人只怕

就。是賣草擔柴無罪過。何消乞求推車搭担。自乞求。

當時伯夷極貧伯夷餓死高。命齊景。曾子窮極。還却

會侯。曾子敝衣而耕於魯魯越。是艱難越有志。嗟來

三句次

兩字命甘休黔敖捨飯見一餓夫掩面而來敖左手奉食右手執飲曰嗟來食其人張目視之曰余惟不受嗟來之食以至於斯也敖愧謝之竟不食而死

勸牙行

家貧納款領官行音升斗營生終日忙你做窮漢固然難過也要

惶公平脚稅公平出行戶納官錢叫作脚稅兩家打牙錢偏向

的牙錢偏向的償叶丈你敢說詳公道莫言公道没人曉祈兩天知陳自量

勸買賣

開店原來為賺錢賣房雀脚委實艱難只是休要但

撓低假將他哄是个朴實被你瞞叶獨自增值叶雖

是刮垢這猶那齊行擡價更是奸貪叶看那高酒大

壺還賤賣你說他一年利息叶頂了三年

又勸買賣

人生在世信為先心口如何有兩般買賣只求這安

分的利經營休掙那哄人的錢強如你虛價磨那多

嘴何似實情只論一言你那千巧百能的呵庭愚耿弱都瞞得

勸原業

賣房賣地有上憑價論時值律甚明勢勸計吞他真

可惡高銀無貨他有何爭他動稱虧買將人告賴說

強奪叶把你坑你昧了良心難理說我速求果報望

天公

勸恤奴

都是爺孃嬌慣生賣為奴婢只因窮饑寒靠我酒存
念疾病憑誰說痒疼有過豈能不打罵無心也要放
寬鬆莫道家僮恩義薄我聞杵臼與程嬰

戒不孝

不孝之人聽我歌我問你你身生在那桑科親衰只怕

那孩兒小咳兒大他偏覺叶會老的多世俗叶父子

便當家爺他閉戶爺就是爹徐說爺妻常陪客他母

燒鍋咳就是粗衣淡飯老有時凍餓他墻哭咳近來

了。不怕龍天看着你麼

戒忤逆

誰家取婦便生分。自在縱橫要趁心。不遂猖狂只恨窄。纔教勤苦便生嗔。劬勞父母應牛馬。受用的兒郎作獸禽。說與嬌癡你牢記着。你如今把親恩當讐。誰人不做老子。輪流到日始知恩。

戒貪財

世間誰是背財生。生財自有道理。公道得來的心不驚。你暗

騙明誑招眾怒。使低行假被官刑。哎呀。這樣得來。要你久長受用。

損人利己。是風中的燭。害眾成家。是火上的冰。勸你回心貧也好。重老天不許惡常行。

戒賭博

賭博從來个个貧。別人血肉怎得安身。你要幫癡幻。贏他物。須使機關壞我的心。只見賭錢人个个九輸錢都在那去了。錢

財盡入那開張的手。地宅都歸在守分人。勸你回頭。休幹那撈筲的事。沙井日淘。是日日深。

戒酗酒

從來酒是迷心湯。多飲撒顛又弄狂。信口說來命招
怨惡。任情做出命惹灾殃。命自誇好漢誰能及。人使也怕
你官惱命兇徒你命怎當。我勸世人命立德行。須知
酒禍要隄防。

戒豪飲

酒色財氣叶四殺叶身。那个罪大引頭博崇命酒為根。
你只見合懽忘命喪德。若思命生禍自傷心。大盃強

灌非尊客。過岡

俗吐說話上聲過岡

蠻纏是惡賓。

今人動說劉伶李白劉

伶李白何堪說。萬戒千防。你問聖人。

戒好色

從來色是陷人坑。敗產那亡身。又損名。宿娼積日成

勞怯。北關有一男子。通奸一婦人。被他本夫撞見。把頭都割了。命是調婦登時見

死生。為你父子夫妻成。怨恨。丟了行親戚隣里見

他沒光榮。敗家之子。明知故為。從來敗子迷難勸。雖然也有待

你回心家已窮。重

戒蕩子

飽飯足衣閒又閒。你尋我訪苟搭竿。過道書房說淡話。下棋雙陸度青年。常來柳巷你羅娼女。是處琳宮你嘆你道禪。農工商賈。四民个个安生理。問你你遊神是那一班。

戒疾惡

惡人蛇蝎又豺狼。兇性好謀誰敢當。遇着就欺逢着害。躲他還怕被他傷。

朝廷法重你能殺叶平斬。你我人微休得短長。你是背地你不平當面勸。你自結讐恨惹灾殃。

戒負恩

世上何人不靠人。你緩時踈淡急時你親。懸情只望一憐我。過眼那思再用君。你還是人。比那蛇和蝦蟆。隨侯珠到蛇懷德。弘泰金來蛙報恩。君子何嘗責你感激。你中山狼傳也傷心。中山有一狼過着打圍人。看看擊住。有个秀才憐他。藏在那書籍中。打圍人去。放他出來。他說我肚內無食。餓死我不如不救我。還要吃那秀才。康狀元作中山狼傳。

戒沒足

人心沒盡是欺天。天缺一隅也不全。王愷石崇命還
要富。秦皇漢武命尚求仙。忍饑受凍命人不過足食
豐衣命我也難。飽煖之餘皆長去叶物。勸君何事苦熬
煎。

戒厚禮

禮節誰能往不還。還他須要一般般。送來只恐人家
薄。答報方知自己難。意厚何勞多品物。情真豈在費

銀錢。斗酒登筵雞絮祭。

晉太傅謝安生日。王侯百餘人。金帛滿堂。有高士頽曉。破

衣爛裳。以壺酒登筵祝壽。謝安喜曰。顏公在此。四座生光。漢郭林宗有母喪。徐穉往弔。致生芻一束於門前。四拜而去。林宗聞之曰。此必南州高士徐孺子也。詩云。生芻一束其人如玉。我無德以當之。陳蕃與徐穉。生死交朋。蕃死。既葬。穉以炙雞絮酒。拜其墓下。慟哭而去。

古人高處至今傳。

二句

戒虛戲

親朋相見自相懽。

懽是懽。自在个懽的道理。

善與人交敬是先。如

何混把妻兒罵。更有嘲將父母頑。禁

音害。俗叶。平聲。做弄

你為嬉耍推打搯作笑談。似這等輕狂呵成甚模樣。活猴風象輕薄子道義之人下眼看。

戒狂戲

少年輕薄最堪嗤。癡音七尺身軀命命一線提。恠諧嘲罵如粧淨。村諱音混潑頑似扮魁。粧大頭鬼。諱音。南方味做扮魁。不重不威尼父命。戒戲言戲動橫渠。命非聖賢豈是無談笑。談笑的好越。象那淇澳何嫌善謔。香入聲。分。

戒護短

隣居比舍祖相沿。輩輩兒孫一處頑。孩童嚷鬧來學說。父母聽知命休犯言。你恠你兒他自媿。他貴他子你還該攔。改耳朵叶不離腮邊長。護短結讎再對面也難。

戒罵人

罵人律上縱不究。叶命命百禍都因罵起頭。村掘叶平。母女他何恠。惡呪命兒郎你不休。人生在世間。誰受的氣。便是傾家也難受。氣寧教對命命怎甘羞。只因命兩片命。

兇潑嘴罵發了定是打。打發了定要打死。打死就要償命。惹得身家一弄

戒打人

兇徒常是氣氛氛一語不投便毆人拳頭底下原無
那殺場。故血肉眼場。你若打死人呵。血肉場中怎救命身。唾面自乾
何足辱。袒胸服罪反相親人誰沒你怒火發時只一
怒。自然萬禍不來侵。

戒爭鬪

君子由來德量弘。酒色財氣總不爭。怎肯行兇誇
你好漢。全憑那忍事敵。你灾星。看那野性惡人發暴
怒。擦拳磨掌逞你英雄。哎。你只休一時惹下千時悔。
地網天羅你一命傾。

戒騙取

世間廉恥最爲先。喪恥之人自寡廉。求索音已過猶
嫌少。借取不還到結冤。無故賴將虛你當實。憑空拏
去你混成頑。一時便宜從君討。人頭肉臉。也落那鄉

鄰下眼愈看。

戒放債

從來放債沒羊羔。一月三分律有條。色低歎短命。戒
酷平叶。坐討立逼。平叶。是勢豪。授你家財。命無盡足。當
他房地那命寬繞。小人常說。殺不的。窮漢。不殺平叶。窮漢安
能富。也與兒孫留命。些下稍。

戒侵占

地邊房界兩分明。原業中人俱可憑。彼此昧心行騙

賴鬼神有眼自公平。記得古人麼。范伯侵隣終討媿。周農
讓畔古來稱。輸下他。便罷。爭到其間輸了你。有何面目見
親朋。

戒欺隣

牲口如何不養看。平叶。四隣耕種也艱難。耗剝平叶。穀
黍難爲我。趕送命家門倒怨俗。從今以後。驢馬韁繩須命
絆繫。雞猪攔圈命緊牢關。倘若打傷休恠怒。自有官法。我
陪頭畜你陪田。

戒凌寡

寡婦孤兒事事難。無兒守節更堪憐。假如富足還寬綽。若是貧窮誰負贍。叶你百方欺害無容地。一味誣捏敢告天。婦人有志。承夫分。律令分明。仔細看。

戒驕矜

世上人人都好高。已長彼短逞英豪。或自非堯舜誰無過。便是周公豈可驕。桃李花。後果甜。不消自家說好。桃李下成十字路。滄溟是東洋大海若高下。呼。如何容受得百川一海。滄溟低受百川朝。

事理無窮學有限。我們到那些兒。可羞。可羞。勸君休得口哵哵。

戒虧人

世人都好占便宜。天地間那有兩便宜之事。你占便宜他喫虧。虧着富家。招怨怒。虧着窮漢。惹傷悲。想那古人。農大夫。讓於耕。讓野。讓朝。都有趣。爭城爭地。兩相危。終身無競。的輪。多少。免得終身犯禍機。

戒混俗

男女從來遠避嫌。壯兒少母不同食。康子敬姜從

母從孫猶隔戶。叔姬奚仲親兒尚垂簾。古人男女何等

風俗小姨小姪呵相嘲戈。嫂嫂叔叔叶也混頑。極不

老成極醜看。為人也。要曉得人禮。須存禮體莫撒叶顛。

戒壅蔽

君子存心又見機。欺人人生事定不為。家奴暴惡誰來

說。子弟縱橫你怎知。纔聞告告訴偏偏生惱。只受欺欺

欺瞞總總不疑。你的家奴子弟。豈沒一些不是。試向外邊一訪問。如

何都是別人非非。

戒多事

從來義士是哲叶人。見事風生惹禍根。豺狼氣勢惡惡

惡中惡。鬼魅機機關深更深。干已尚尚須尋後路。為

人切莫犯迷津。當頭自有當頭事。閉戶先生告我云。

戒苟且

天賦男兒七尺身。立身那論賤和貧。要成八行英英

雄漢。肯做百年混混障人。醉死夢生已負世。敗常亂

俗豈良民兢兢戰戰常如此。斷氣纔纔該歇下心。

戒棄書

積書原為教兒孫。也看兒孫是甚人。敗子那知親與籍。癡奴只是愛金銀。借友賣人曾念父。打花夾樣。即可殺平身。萬苦積來留後恨。何如換粟救饑民。

戒燒煉

金銀銅鐵是天生。真假如何該混成。神仙雖有丹砂術。誰得真傳授。那賊鬼虛將爐鼎烹。提磈坑人猶是拙。他把銀魂搜下。將他點銅自然成。搜魂哄你怎能醒。音星假饒世人登。

時富雷斧曾劈朱士寧

宋時鄰縣遊方術士。

戒刁訟

弱被人欺愚被瞞。沒奈何。他何。與詞告狀。理當然。肯將實話和官說。自有公心辨你冤。却寫數行音杭皆刁賴。還教多衆被牽連。從來誣告加三等。便宜了甚麼。喫打克徒又費錢。重

戒好訟

衙門不是我家門。虧死只休把狀論。常言原告被告。告四六使鈔使。

鈔那分原被告。問官難定輸贏人。一昧氣上來。就死也要告。淹纏歲月君應悔。就閣莊家你也貧。是非自有鄉隣口。好請鄉隣替處分。

戒唆訟

唆訟之人最不良。往來原被使刀鎗。他昧了當官硬證傷天理。害衆深謀誇已長。公道難容神鬼恨。幽冥定與子孫殃。曾聞起滅包蠅子。又剗音枯爬腸。出也。

戒結黨

惡少從來好結那羣。他焚香歎血誓同心。逢財夥搶不由你。見色挾姦又歐人。扛幫作証他說難贏我。拚着充徒那怕軍。這般人萬分可恨。強盜可饒他可殺。竟子他良民怎麼受。除兇原爲救良民。

又戒結黨

誰能孤立不爲羣。好友多交學好人。嫖客只來尋蕩子。棍徒偏去結兇神。元時八。各皆傾產十

虎元時十相幫盡喪身。勸你見惡叶如見賊。封門閉

戶莫與他相親。

戒陰險

男兒心地要光明。暗裡東牕秦檜豈可行。巧計奸謀

雖趁意。王法天理他怎容情。腔調踉蹌音支誰不識。

語言乖譎音央你誇能。從今便作公直事。重自古人人

愛至誠。

戒治產

十人創業九人貪。為富不仁自古然。減價你且擡低

貨物。捱時又搭那假銀錢。你那機關那知半點機關

是半點禍。你說天看你知一分地宅對你一分天眼

前快意從君做。零作總與兒孫種孽緣。重

戒隱丁

盧仝生子號添丁。是怎麼說他願領國家差一名。要生

當難得雙雙還對對。任教廝殺與修工。你如何有

子却稱無子。致令他難應強自應。你這等呵天也天

教你言作你報。你積將家業。有誰賄。

戒詭地

百畝能活。八口身。那立錐無地。可憐人。你如何
有土連阡陌。却怕當差寄。里隣。花名鬼戶傷天理。
跳甲埋堊昧已心。越富越奸沒盡足。青天在上。你
說要。你兒孫
分明折挫你兒孫。

戒造言

真是真非誰會瞞。你如何無水起波瀾。強將公正作

為邪。叶妄把真良說犯奸。匿名捏事猶如鬼。暗劍殺

人自有天。常言道。各家自掃門前。雪。休管他人屋上霜。你莫問他家霜滿

屋。且看音雪在你門前。

戒傳言

誑語由來幾個真。那。奸人懷讐恨。平地起風波。信言只好信三分。
要將他話作實話。先看其人是甚人。仲由是好人。盜賊是惡人。
雙口憑教由作蹠。我冤情盡付鬼和神。他這雙口。正
要叫。你替他
說。你不要輕傳休妄說。人家聽你傳說。就
要和你對命。咳。你替誰使

劍惹命殺叶音身

戒聽教

自古成人不自在。倘能自在便內頑。教民豈是將民苦。煩你無非使你安。少調失教之人常惹殺身之禍。你休怨勞擾你。任從勞擾強如那死。你要縱橫上來。那裏怕那官法咬。那個縱橫命大似官。禮法不是虧人物。惡人不省我說。自有良民解我命言。

戒多言

常言舌是斬人刀。斬人雖是。害了別人。誰想連身也不饒信口

說來熱不禁。傷人聽去恨難消。車轂一言誅了數十。

屏兩字喪那多嬌。古人說道。禍門奉勸你常關鎖。

十道封皮恐未牢。

戒失信

古人一語重如山。怎肯說然却不然。如無可許郎休許。既有成言須踐言。劍掛一枝吳季命信。車來千里范卿賢。縱你靦顏不怕恠。你也不用。人不用。那能與世不相干。

戒說謊

宗約歌

謊人說話口如流。半是張皇半是謊。無影道來偏得意。有人證出怎擡頭。常言道說。做賊說謊。既比做賊真可賤。常言道說。丟還同丟屁也。堪羞。是誰苦拷強逼你。奉勸從今再却休。

戒詐偽

詐偽原同姦盜論。常言說姦盜詐偽。你青天白日却是魍魎平身。更承假票誑那州里星相捏書。寫假書使假圖書。去騙縉紳。你行奸弄巧雖愈得意。說鬼瞞神也媿那心一

時敗露難遮掩。兩眼眉眈音忽怎愈見人。

戒邪教

無為情淨與白蓮。暗結同心滿世間。明去夜來啜婦女。焚香拜斗歛銀錢。傳頭教主音該千副。寡音道道友法師罪一般。莫要欺心胡算計。朝廷福分大如天。

戒求福

福可求時俺不貳。勸君口破音勸不回。天地何曾樂

禱告鬼神原不愛錢財。你拜頂朝山也有禍。看經念佛。豈無災。層磐陡澗將身喪。却說燒香顯驗來。

又戒求福

人人都有一天堂。何用你攢錢進遠香。愛老憐貧卽好路。放生救死是慈航。一分方便一分福。幾個可

平叶

憎音會幾個常。音你菩薩老君空奉事。好福不與你惡心腸。

戒竊盜

賊是人間無恥人。見他財物便生心。偷雞摸狗無十

叶里招穗提稞音羅有四隣攢針刺字羞還忍樂工用

胎膊出血刺竊盜羅柳棍捎繩你痛怎禁凡審賊磁碗

兩字用醋塗之。賜上用柳棍熬的更有一般沒面目。遊迎擺站你怎

對頭以扛子狠敲。見鄉親

戒強盜

休誇寅夜你逞英雄。一犯誰知沒救星。頭懸竿上人

嫌音含磻音視身在坑中你看那狗受用俗叶至厚至親

宗句欠

都因你帶累賊妻賊種你落的聲名沒眼叫街的
他還過日窮殺你休做這營生。

戒殺牛

口是人間沒底坑泰山吃盡也難平穀蔬甜美嫌無
味血肉淋漓要宰牲人自是貴物自是賤你貴何言他命貴人
害疼物也害疼他疼應似你身疼咳如今小腹家家屠割誰
能斷任你殺牲我合放生。

戒食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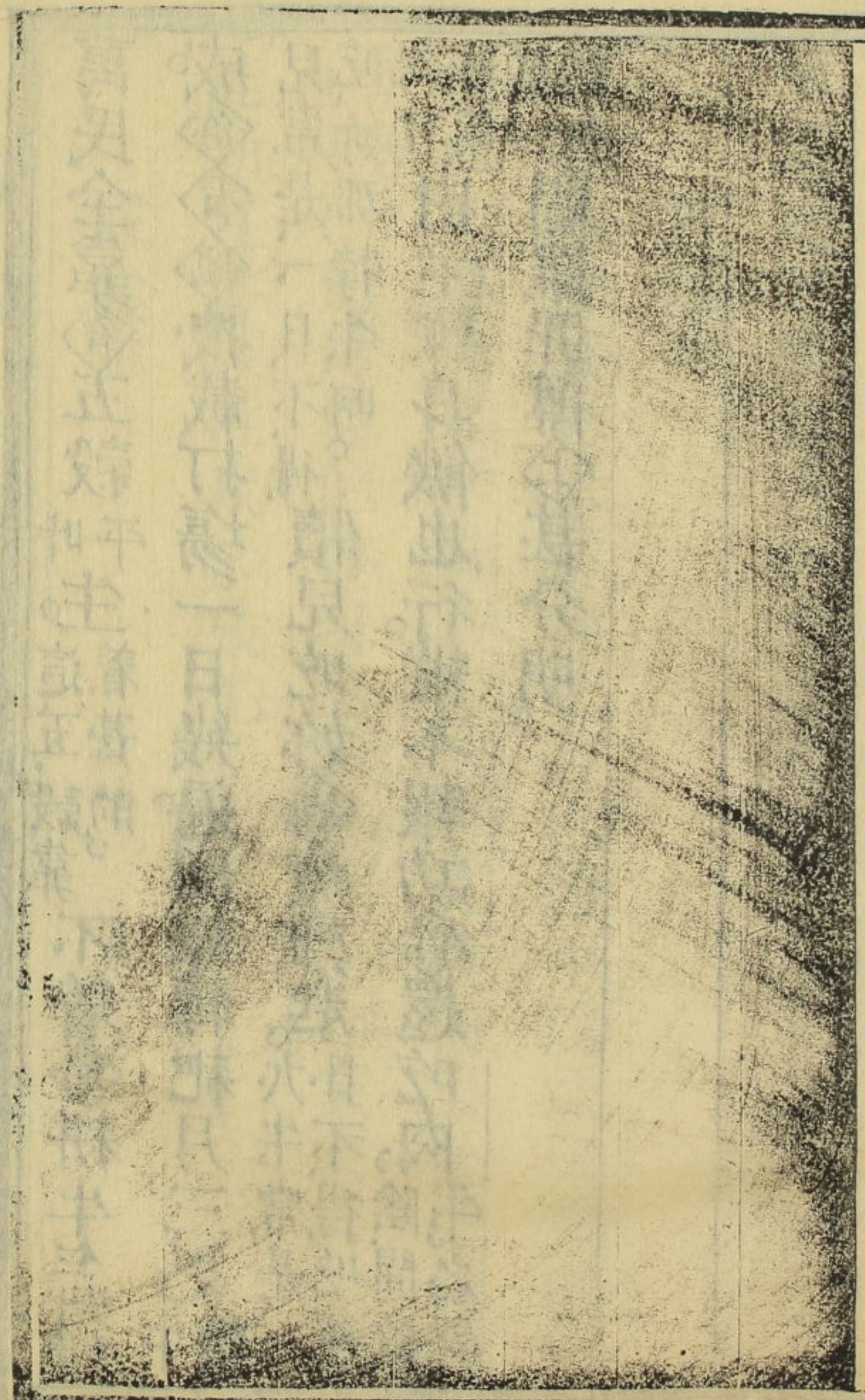
萬民全靠看五穀叶這五穀靠不着那耕牛怎得

成你看他拽載打場一日幾遍回犁轉耙月三更牛

兒常是一日不得犢兒吃你他疲難起大牛常是

吃你那特牛呵到性田王鞭身饑也行縱不報功你還吃肉陰間殺

第一閣羅罪簿甚分明。



好人歌

天地生萬物。惟人爲最貴。人中有好人。更出人中類。
 我作好人歌。四座請聽記。好人先忠信。好人重孝弟。
 好人知廉恥。好人守禮義。好人不縱酒。好人不戀妓。
 好人不賭錢。好人不尚氣。好人不仗富。好人不倚勢。
 好人不恃衆。好人不好智。好人不作害。好人不貪利。
 好人不欠糧。好人不詭地。好人不教唆。好人不妬忌。
 好人不說謊。好人不虐戲。好人沒閑言。好人不謗議。

好人不幫誘。好人不誑騙。叶音 好人沒歹朋。好人沒
 浪會。好人不矜誇。好人不亡義。好人不傲人。好人不
 出位。好人不村野。好人不狂悖。好不多事。好人不
 敗類。好人不懶惰。好人不妄費。好人不詭隨。好人不
 縱意。好人不輕浮。好人不華麗。好人不偏籠。音榻 好
 人不蹉蹊。叶音 好人不歪強。音 好人不暗昧。好人不
 壞俗。好人喜勸世。好人懼法度。好人有義氣。好人救
 患難。好人施恩惠。好人行方便。好人讓便宜。叶音 惡

人罵好人。好人不答對。惡人打好人。好人只躲避。不
 拘大小人。好人不得罪。不論大小事。好人只忍退。富
 人做好人。陰功及後世。貴人做好人。鄉黨不呪詈。貧
 人做好人。說甚千頃地。賤人做好人。不數王侯貴。少
 年做好人。德望等前輩。老來做好人。遮盡一生罪。弱
 漢做好人。強者自羞愧。惡人做好人。聲名重十倍。好
 人鄉邦寶。好人國家瑞。好人動鬼神。好人感天地。好
 人四海傳。好人千古記。我欲學好人。一生學不會。願

與我宗族同附好人類。一切好人事。一切休違背。不
枉做場人。替天出口氣。吁嗟千百年。一去永不還。休
做惡人。音世間。

閨戒引

家之興望婦人品。半奈此輩從
來無教。驕悍成風。士大夫家。或
訓以詩書。農工負販之妻。問閨
山谷之女。自少至老。好語一字
不聞。理說文談。空費千言。無用

余卧病之暇聞思婦人易犯過
惡作望江南若干首聲音字畫
用梁宋之鄉談卽就錯從訛終
不以文代俗爲入耳通心之便
耳邇令彈唱老嫗歌乞瞽者傳
播於房闈闈閣間使犯者聞之

毛髮竦豎面目消叔或者悔心
之一萌乎乃若勸善良言非不
可歌辭之膏肓沈痼投以補藥
終不若針灸汗下爲治標之快
劑也憂世道者當知余之苦心
云

抱獨居士言

Blank space with vertical lines, likely a placeholder for text or a diagram.

望江南 三十七首

潑惡婦。一味性剛強。拾頭撞腦兇如虎。拏刀弄杖。狼
如狼。動灘哭一場。

不孝婦。薄親又強。音降親。萬勸千教。音交難。改性。衣裳茶

飯不經心。還生忤逆人。

殘刻婦。心狠似豺狼。打人惡。打人頭臉。罵人先罵他

爺孃。音娘第一不賢良。

生分婦。財帛認的真。一條斷線常翻臉。半个低錢也

動心。同家是路人。

强悍婦性兒好縱橫。不拘甚事他張王。就是男兒敢
硬爭。誰家父母生。

魔障婦說兒也不兒。尋死覓活沒晝夜。驚公駭母怎
安寧。男兒慣養成。

淫濫婦不顧辱爺孃。音娘 且來眼去情如水。暗地黑天
身似娼。臭肉流音 殺場。

驕傲婦眼大又胸高。公婆不肯低頭順。妯娌常將下

眼瞧窮親。看着不着。叶乎聲

長舌婦專講是和非。李四面前聲吒吒。音札 張三耳畔

口萋萋。囑付你休題。

耳軟婦只好聽。叶去 舌頭妯娌無情。刀對劍。奴才虛話

蜜調油。不殺也該休。

懶惰婦脚手似風癱。安腰音馬 橋音 胯間數嘴。長身躡音 安

脚自在眠。萬事不相干。

風狂婦。生來欠老成。好說好笑好丟灑。施 不雅不

莊不至誠身沒四兩輕。

險毒婦一味蛇蝎心。氣他旺相嫌他有。壞他聲名破
你親暗劍會殺人。

搵喬婦只是好粧扮。叶音班今日首飾明日毀。改樣衣

裳換樣穿。怎過饑荒年。

彰精婦一世好失番。音下鬼瞞神通外手。偷東摸西
放私錢。喫虧不敢言。

跌屑婦。蠅子叶音激不敢唐。叶音湯一星暴怒常歇嘴。半

點嘲抹。叶音木佳切就痛腸。動則淚汪汪。

隨邪婦求福買鬼神。蓋塔修寺燒金紙。好道齊僧費
鈔銀。婆孃不離音利門。

乞求婦見物便開言。要東要西你容易。待給不給他
作難。教人下眼看。

放肆婦全無謹慎。音心性龔膽大沒拘束。露音陋面出

頭不怕人。非言你怎禁。叶音平

嫉妬婦生就沒良心。眼熱怎能合音各婢妾。性專那管

絕兒孫。嚷鬧。磔殺人。

昏呆婦。沒眼。又沒心。臭丟物件。不收拾。偷淨東西。那找尋。穿衣吃飯人。

沒足婦。越有越嫌貧。不饑不寒。不少債。怨天怨地。怨雙親。來世叫街人。

攪家婦。抵死好般唆。朝言暮語。激男子。厚他薄我。恐公婆。只要另支鍋。

饞嘴婦。怕見吃家常。不嫌生冷。傷脾胃。只要肥甘美。

肚腸如何做糟糠。

蠻纏婦。說倒也不服。叶音扶別个萬分都不是自家一

點過失。無前生鐵嘴奴。

糊塗婦。生來沒正經。好話勸說。只硬強。音降歪人支使

他偏聽。混障過一生。

奸狡婦。一家做兩家。自家東西。偏愛惜。公婆財物。儘拋撒。叶音平分居你看他。

輕薄婦。生來好笑人。抽唇裂叶音上嘴。說人醜。擠叶音上眉。撒

去叶眼道他村燈臺不照身

無情婦寡死又孤生一家骨肉薄如水各樣親戚冷似冰誰人把你疼

絮聒婦瑣碎不停聲千言萬語說還說半月十朝重又重教人怎待聽

狐媚婦魔鎮刻木人尋他身上百般物釘在心頭幾个針自作自殺身

黑心婦前子眼中釘勞苦饑寒他自受唆調打罵你

偏能親兒疼不疼

隔音叨音刀婦百般難奉承自己性兒如狗俗音蚤音別

人誰是你虱虫終日氣衝衝

護短婦恩愛殺兒郎好上叶喫好穿儘他上叶費作非作

過替瞞藏撞初在切下你承當

邏事婦多嘴又多心捏手捏脚交音專打聽一星一點

便搜尋惹氣自傷身

邈邈婦腥臭總不嫌厨中院裏成茅廁衣裳鋪盖似

油單。怎麼入叶到人前。

叫噪婦。一聲滿四隣。悄語低言閉音死你。高喉大顙。

震殺音人。好做鎮宅叶神。

省心紀序

省心紀。紀過差以自省也。萬理具於心。萬惡起於心之。不存是故。寇之攘人也。掩其不意。仇國之相齟也。掩其無備。過之乘人也。掩其昏昧。使此心常惺惺焉。若驚若畏。則過安從。生過之生也。生於

疎則此心昏昧而不存之故也是安可
以弗省也夫省者凝目而諦視之也語
曰視虎不瞬惧其噬也夫使視過之乘
吾也如視虎神爽於百感紛紛之會以
至念無邪動心澄於旦晝清明之際以
至寐無妄夢氣定於大庭廣衆之地以

至幽獨無情行沈沈冥冥炯炯瑩瑩雖
有跳梁之惡跋扈之欲且逡巡熟視而
不敢進是謂脩內是謂治一是謂嚴匪
懈之防執此有恒庶幾其寘過乎然余
又竊懼焉謂行有不得也以及身謂身
無所制也以省心心吾心也省心吾省

也。以吾省吾，即自欺而不省，或省矣而不紀焉。誰則知之？嗟夫！真尊於心，莫嚴於事。心使棄身於惡，而樂其所以亡吾無責矣。設此心未死也，念百年一去無復，我生二大，與夢何可慙？負平生亭亭楚楚，以丈夫自雄，乃為百欲作臧獲，驅

之禽獸之羣，而莫知念焉。豈不深可羞，深可痛哉！念此令人悚惕，則是紀也。非為人也。余雖欲恕，余不可得矣。
萬曆庚辰上元日，了醒亭居士書



省心紀序終

省心紀凡例

一自蚤作至宴息時點檢今日所犯者幾過各照過
 名紀一字於本日之下月盡通查所犯某過為多
 則加意克治之若一月過少一月之驗學力之所
 至
 一大惡顯惡不書非舉細而畧巨也蹠之甚紂之益
 皆自小過始也小過而不能防他雖紀何及焉何
 益焉

一子弟自十五歲時知識已開物欲未肆便與一冊
令其日省有不自省者父師警戒而代紀之
一此紀學者之律令須是心為嚴師無自寬假若怠
惰而忘書愧耻而不書年復一年日復一日舊過
日長而新惡日生即有嚴師好友柰此下愚何心
死身存是謂行尸走肉固生甚矣予於序說已云
而復云云者申重之也
一治心之學獨知之契也若有一二同心肯相覺發

而糾正之尤為昏弱者之一助不則切無輕約約
則恥已多過必諱而不紀矣蓋自訟者有真味務
外者無實功吾黨戒之

一先儒約過於三種曰心曰口曰身余又詳分其目
似覺繁碎但欲學者熟玩而細思之以閑此心至
於氣習各有所偏過差各有所易尤非百餘目所
能盡者在善學之士自為察識是紀不足以限之
也

一總角聞道白首無成昔人所嘆今之學者非無真
知所不能柰者氣稟之偏物欲之蔽習俗之染耳
克此三者非大勇不能

一主靜之力勇於萬夫靜則澄澄則定澄則不昏定
則不撓故一靜可伏百欲一靜可當百感詩云瑟
僖乃治心兩字訣也不主靜則嚴密者疎武毅者
屈矣故初學先教以主靜

省心紀凡例終

省心紀過名

心過類

心不光明曰幽 陰暗隱伏人不可測

心不平恕曰刻 深求過責苛察為明

心不坦蕩曰惑 不安義命非明理達數者

心不慈祥曰忍 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慈祥是仁

事不精心曰忽 不深思不詳考不博問不防萬一

神不精爽曰馳 精神随心出而體倦

理不咀玩曰徒 凡有見聞便要潛心察識

意不沈定曰浮 沈定之意容貌自別

規度不弘曰褊 規模度量凡不能容物容理皆是

嫌微不慎曰悔 嫌疑微賧之間忽而不慎後必大悔

不耐冗遲曰燥 理絲數毛需角待乳須如此耐則可以堅志熟仁

不察辭色曰昏 神志昏忽幾微不覺

有所嗜好曰愛 凡好仁樂道不嫌於有所

有所倚着曰偏 有成心以先主之必不中正

有所怨尤曰棄 不知反己自棄之道也

恥所當屈曰傲 謂名分禮法之所在

見識庸凡曰俗 淺末之議卑鄙之行皆原於此

意念紛雜曰悞 音離多端也不純不虛

耽心幽僻曰怪 忘情於日用當然之事所謂索隱

耳目靡襍曰荒 榛蕪正道終入旁門

迎來留往曰牽 往事不忘未事先期則牽纏不斷矣

猜無認似曰疑 猜無為有認似作真

為人所術曰瞽 陷人計中而不能先覺

玩世自賢曰滿 好善者視人人皆有可取之長

浮沉觀望曰巧 趨避事勢揣探人情

心志放曠曰恣 任情肆志不知拘檢

爾我太分曰隔 私意間之父子二體公理括之胡越一家

求效太速曰躓 駭馬加策一蹶反遲

事變易操曰怵 利誘名奪威迫害移則守不能固

志向無定曰岐 當岐路而徘徊

用情無節曰流 交情當厚但不宜太甘濃耳

喜人諛已曰癡 不察人言不度己德

惡人愈已曰媚 或嫉其才德或妒其富貴最為大戒

安養禍機曰敗 明知而不早圖自取敗耳

無奈人情曰隨 枉已徇人是曰詭隨

煦煦憐愛曰嫗 老婦之於小兒女

忡忡畏忌曰蕙 伏草而思懼之甚也

身過類

動不莊慎曰慢

苟且箕歆取人輕易

態不安詳曰遽

容貌氣象最要整暇雖當急遽應以從容

美不相讓曰爭

凡美無兩得者須要退讓

交情寥落曰踽

少恩寡與不可共休戚者

禮節簡質曰素

文采既廢事不雅觀

色不溫潤曰厲

冷面枯容令人難近

為善不終曰廢

半途中途自棄前功

周旋人事曰熟

惟恐得罪於人而網停周密務可世情

見小忘大曰蕪

如小念一耻近利長之蕪

違勢昧時曰愚

時勢難行自當度量不可决裂以處世言

過求厚望曰極

盡人之情於至極

薄施音與曰吝

君子之推恩也寧厚

執礙求通曰固

蠅撞蠅觸蝨測蛙窺非達變者以處事言

不悉人情曰我

體人情欲盡不盡是不能視人猶我矣

不思退反曰亢

知進知得任前不止

損人自益曰割

凡名利之小者皆是公然不顧人非矣

好干非己曰陷 當閉戶而從井自陷於禍

事涉猥陋曰鄙 樸樸卑瑣君子所羞

事無矩度曰野 一事有一事之體徑情直遂則入於野矣

事惟便己曰私 有利於己不知有人

事不分曉曰混 人情物理務要斟酌得宜雖小不宜孟浪

事不爽潔曰穢 粘帶因仍不能脫然無指摘

緩急失序曰舛 倒行逆施

欲速無漸曰躐 當緩而急躐越無次

動常後事曰緩 因循怠忽無及乃忙

強人以難曰拂 逆其所欲反至相惡

陷人於過曰阱 雖無陷心而識未真見或縲紲是

棄人於惡曰薄 與人相處不可坐視其惡

獨行忤物曰乖 識見之偏性與人殊

妄自尊大曰僭 謙尊者有光當尊者得體便非僭妄

柔脆嬌憐曰婦 丈夫之身豪雄堅耐可蹈水火可甘鼎鑊

得意求足曰饜 若貪食無厭者

無端多事曰擾 當簡不簡與事紛遂

凡事不豫曰倖 徒欲徼幸敗者十九

凡事聊且曰苟 謀事不盡心謀人不盡已了事而已

辭受不審曰頑 廉者有分辨不辨似無知覺矣

見義不為曰懦 不但投大遺艱雖小善亦當勇為

交遊不慎曰巖 一為汚染同歸於惡

因人成事曰庸 庸衆之人旅行旅止不能獨任先倡

虛度時日曰曠 閑談浪聚不事常業

崇尚奢麗曰殄 張大華靡慢棄天物是曰自絕

訢訢愕愕曰稚 可喜可驚兒女之態老成者不然

不敦倫理曰悖 彛倫大典不嫌於過厚以薄為道是曰悖德

忿疾頑惡曰敗 自取禍敗故曰惡惡大嚴者身危

希情非分曰越 凡出位之思難遂之欲皆是

視聽不端曰蕩 心志放蕩將入于邪

庸心無益曰損 勞役身心妨廢職業

贅情疣禮曰棄 本不為彼因而附及情禮雖動人不為德

失之卑屈曰媚

失體棄常闕然媚世

過於避嫌曰縮

嫌固當避亦有當冒嫌獨任者

舉動佻曰輕

便利便捷非持重老成之士

小廉曲謹曰局

豈不狃介然舉一廢百矣以守身言

輕開事始曰囂

作俑流毒為後口實

口過類

言不文雅曰俚

山童野叟之語

語不涵蓄曰盡

吐露無遺人則難堪事亦多悔

辭不安定曰詖

音播言急不明

語太激切曰絞

論事責人聲高辭厲

不喜善言曰悞

自是而與人反拗

輕信好傳曰誕

道聽塗說入耳出口

輕諾弗踐曰悞

能任己怨更見正直不然勿輕許以悞人

薄積易發曰淺

燥心浮氣非蓄德者

虛情面譽曰諛

明知其無善而極口讚揚

當言無語曰啞

其病有二非氣怯則識短

截言爭論曰闕 凡語須待人言之畢從容應之

諉怨嫁禍曰奸 已得其利人受其惡

廣坐獨言曰伎 如伎術承應之人獨對席場眾人傾聽

當密不密曰踈 洩已戒人取辱招禍

侈辨不根曰游 無稽之言近於利口

好談詭誕曰幻 虛無之事惑志蕩心

好動聲色曰拙 當事最宜安靜若喫力着色便非高手

好露知能曰畧 矜才恃學人必忌之自投網罟

好攻詰人曰讐 面斥直指自取讐恨

滑稽巧令曰俳 伶優多詼諧以悅人最可耻也

無知妄對曰誑 音誑義同恥於不知牽合附會

無事居功曰掠 公道當然詐以為功功本在人攘為己有

掩飾過差曰文 不惟愈蓋彌章抑且又增一失

煩聒無當曰謔 熱病多言曰謔語貴簡當即當亦不宜煩

誤觸諱忌曰粗 禮入門問諱在醜一言而四顧

沒人之善曰忌 人有美事輒深求而黷污之

稱人之惡曰訐 發人陰私已非厚道若作誣語必有天殃

怨語互傳曰構 構彼二人當必自及

突起議論曰訛 無端造言惑人聞聽

喜怒過言曰嗤 喜言多夸怒言多暴人必笑之

省心紀

月過失共

事

初一日

初二日

初三日

初四日

初五日

初六日

十五日	十六日	十七日	十八日	十九日	二十日	二十一日	二十二日
-----	-----	-----	-----	-----	-----	------	------

初七日	初八日	初九日	初十日	十一日	十二日	十三日	十四日
-----	-----	-----	-----	-----	-----	-----	-----

二十三日
二十四日
二十五日
二十六日
二十七日
二十八日
二十九日
三十日

答通學諸友論優免書

本縣養病鄉官呂坤謹焚香告

天復書 闔學黃文源張義所吳從菴夏敏吾諸長
者窓下坤聞之士君子居官不毀名於

朝議歸里不得罪於鄉評豈非人生至願乎昔坤
之歸自山西也無論族黨鄉隣遠出郊牧即通
學諸友滿道冠裳苗樂菴喜謂坤曰今日郊迎
可謂空國而出矣使坤和光同塵深揖高拱熟

視粉揄疾苦。了不關心。陰培溝澮聲聞。毫不多事。誰不稱呂坤為盛德君子者。獨念薄命拙人。短於謀身而長於憂世。故半生仕路。無一可人意所不平。每至忘已。昔癸未養疾。痛地糧詭隱。均丈數畝而不清。於是有歸里分甲。盡復

祖制之舉。悼隔境民屯。進本三次而不服。於是有分別三衛開墾杞縣一地二糧之舉。丁酉歸田。日覩吾鄉。政亂民貧。挑河以來。蕭條更甚。昔稱富

庶有聲。今也困窮無比。自惟痼疾之念。到處及民。而我里之人。反至失所。故於丁未之春。約我同心諸友。當邑侯新舊之間。正政事沿革之會。矢心皇朝誓拯民艱。諸如章保正保副之累。章修守隄夫之累。調停棒夫欠犯之累。鄉夫輪流守墩之累。十排亂舊章憑新報用中下人戶輪應朋應之累。打柳送裁之累。草稍獨派士民之累。驛馬照頃輪貼之累。三季收頭魚坐六七

十名見年之累。七十催頭津貼坐櫃之累。收頭預解預支之累。所幸蘇父母愛民節用一一推行。而坤之焦勞。旦夜書講文呈。亦自謂可幸無罪矣。止緣優免一事。秉正從公。萬口一辭。委罪於坤。坤意諸友。豈不心明。尤人乃其自昧。公乎私乎。有天有日。怨也。謗也。若亞若尊。近奉闕學兩書。似若未聞。

祖制。若不明白分疏。終是彼此杆格。請於來書。一一條答。來書云。擅毀

祖制。撥亂舊章。

高皇帝優免之法。免差不免糧。驛傳糧也。非差也。條鞭未行之先。有夏稅。由帖。秋糧。由帖。牛糧。由帖。分坐大戶。各另徵收。寒家一一做過。縣豈不輪金。驛傳免乎。不免乎。可問也。優免差役之法。免雜泛。不免正辦。十排輪轉。空年謂之催料里甲。見一年謂之正辦里甲。養十年之財。供一

歲之用。役稱苦累。地須均多。曾見

累朝有優免。正辦里甲之旨乎。坤三田。見年也。逢庚應役。嘉靖庚戌。坤尚庶民。每地一頃。貼戴帽人三十兩。又十年庚申。坤已在學。可優免矣。每頃猶貼三十兩。每畝每年合銀三分。至隆慶庚午。坤為舉人。可優免矣。是年經熊公十段錦後。每頃止貼應役人十兩。每畝每年只合銀一分。士民喜。遂引法施於民祀典。祠熊公於

名宦矣。今六七十歲人。猶能記憶。見年免乎。不免乎。可問也。當條鞭初講之時。正分野新完之後。優免各差。馬公遵

祖制。循舊章。極力裁損。本縣夏稅秋糧二千九百一十四石零。驛糧二千八百九十四石七斗九升零。三項正糧共五千八百九十四石五斗九升。之四千六百頃地內。是每頃該糧一石一斗六升有奇。以地合糧。地多乎。糧多乎。邑志可考。族

孫據夏秋二糧每頃六錢五分。猶謂照糧免地。該免三頃有餘。不知糧長於地。免已過額。未之思耳。夏稅秋糧。起存不等。共折銀二千九百九十兩零。以四千六百頃派之。每頃該銀六錢五分。驛馬協濟。新舊不等。見在馬驢十六匹頭。折銀一千六百兩。以四千六百頃派之。每頃該銀三錢四分八厘。見年馬七十匹。該銀二千一百兩。後支銀一百二十九兩二錢。額待雜支三項。

會銀七百四十八兩四錢。共銀三千一十八兩零。閏月增銀不計也。以四千六百頃派之。每頃該銀六錢五分六厘。吾輩優免之家。糧驛里甲三項。每頃該納銀一兩五錢五分四厘。不優免民地。除輪貼驛馬。僉派草梢。及廠夫。城夫。隄夫。加派河夫。一切重大之差。無定之費。難以盡開。外。正經條鞭。每頃納銀三兩一錢三分二厘。今士夫舉監生員。皆祭吏典。優免地土九百頃矣。

此九百頃。雜沓。差役。聚縣代納。每年該銀一千五百八十五兩。所謂

朝廷恩典。即令警田宅賣免。如我在彼。無所怨尤。在我不得辭讓。何也。

制也。至於我輩一兩五錢五分四厘者。除每頃納夏秋糧六錢五分外。其應出驛馬見年銀共八百二十三兩零。作為雜差派之民田。在我為無故之獲。在彼為無妄之災。何也。非

制也。非制之免。謂之濫免。假設並額豁除。無所加派。雖屬妄得。猶可苟安。若加派於人。即四夷八蠻。吾所不忍。而况父母之邦乎。素書云。十二年行條鞭時。戶部也曾掛號。孰勝隴之而不覈實。豈無撫按。孰把持之而不查勘。司道之坐單。何以發本縣之書冊。何以刊昔已無憑而今若有據。此正論也。而非確論也。觀法始末。坤亦與聞。撫院先揚後戒。按院姜分守道先宋後劉。

知府謝。推官聞。幾經覈實。再三勸議。而後題請。當是時。坤在優免數內。亦欲優免。從寬。而祖制舊章。難以變亂。諸友謂無憑耶。

御前有黃冊。戶部有青冊。戶科有奏本文冊。本縣有底冊。請一

奏查呈查。安得無據無憑。至於坐單之發。只有地糧總撤。不分優免數目。書冊之刊。在坤赴京之後。遂與底冊不同。自是遊宦四方。二十餘年。不

談舊事。家人開報差糧。亦只照票給與。或多或少。漫不經心。迨十甲將盡之年。正一甲復始之際。親戚鄉黨。屢議軟撻。又值審戶方殷。糧輕議起。坤有題本底冊。一檢愕然自失。始知驛糧里甲。俱在免申。大亂舊章。父累縣縣。不知書手無心之差耶。抑優免人家有心之弊耶。倘若達於廊廟間之院司。即作奸之人。父不可詰。而既往者。例當追還。將來者。律宜改正。縱上公惜體。或

可免追而一兩五錢五分四厘之數。在所減乎。在所復乎。夫蚩蚩之氓。知者百一。而懵懂者九十有九。孱孱之夫。不平者百一。而恒怯者九十有九。坤欲隱忍不言。則瞞一點之真天良心。不死。欲獨復王教。則忝一滴於大海。補給何人。士夫苟家。不難講說。惟懼通學。不敢開言。相與六七門人。議補正數。步須以杜百一之口。以平百一之心。通學長者。意多相從。而怨者匿名。貼於

學壁。惟時三二街房。激於義氣。倡言於衆曰。欲行軟擡寧除優免。不然。禮亂良法。畢竟不成就。每立加五六厘。便累小民不死。坤聞之。且媿且忿。曰。衣冠之士。獨非人手。奈何受此呼號。通學要免。聽其願情。鄉官舉監省祭吏承。決不肯免。坤曾貼書學廡。以決從違。而嚴監元吳齋長等八人。下顧寒家。堅言如約。由是二厘四毫之加始定。已經改歲。更無他辭。來書云。二厘四毫原

督百姓代納。非諸生分內之差。不知二厘四毫。纔補我分內四分之一。槩縣一例同加。又增分外四分之一。其說誤矣。來書云。士民之體。原自不同。治於人者。當養君子。是矣。正為士民不同。則每歲一千五百八十兩。應得之優免。非養君子之義乎。不然。百錢之爭。兄弟動色。我與百姓。有何尊親。而心安意肯為我代納如此之多耶。來書有云。要打鐵梁。苦向針頭削鐵。却倒說矣。

坤則以謂槩縣為針而優免之家削之也。記甲戌時優免不及四百頃。今已九百。假使槩縣百姓。盡變吾人。不知槩縣差糧。分撒何處。此即諸友並針而用之喻也。來書云。不務斬將。寧旗而操。文同室。激矣。夫六合之內。皆我一家。父母之邦。安忍兩視。若以秀才為同室。則以槩縣為路人乎。倘曲在同室。而直在路人。則將枉是非之真。厚同室而薄路人乎。諸友太人我相矣。設使

牛羊皆見。敵艱同情。豈忍使縣小民替我輿
刀耶。至於文運當厄。投濁坑儒之言。則更激矣。
縣替吾輩包二十四年所本無之差糧。吾輩
叨縣二十四年不當得之優免。縣厄乎。吾
輩厄乎。坤以父子免十二秀才之差糧。而其心
檢舉。願復額銀。不自投濁流。而自入秦坑乎。果
坤自投自入。而諸友相從。亦不失為田橫之客
矣。來書云。無論人之敢議否。而屋漏其荒。爾乎。

坤自講軟擡以來。日叢謗議。有謂其害人者。夫
舊章一復。每歲坤多納銀二十二兩六錢。害人
乎。自害乎。有謂坤以富家依貧生者。諸友即盡
貧耶。自有應得之財。坤即獨富耶。儘有可調之
衆緣。本心之明難昧。不當苟且從人。豈相依乎。
有謂坤為修城招怨。而假此以救人心者。夫里
甲驛糧。我所應納。還我久欠之固有。去彼久累
之本無。未有分人之惠。豈得救人之心。有謂差

糧總撒已定。加此數百何為。不過為修城設處者。不知吾輩還數百金。則槩縣減數百金。毫厘不加。安得取以修城。有謂坤為好名者。夫棄數十年已成之虛譽。博千百口無端之謗言。善好名者。固如是之拙乎。甚者門房樓房派磚。原出祀縣條陳。沈撫院喜其得法。發縣令之遵行。而亦怨坤擺布通學者。夫拂群情。犯衆怒。坤所自取。何議之敢辭。自惟七十四歲之身。百孔千瘡。無一善可稱。有多惡可指。屋漏莞爾。真媿友朋。直是平生學問。強恕而行。一念惓惓。惟務擴公已公人之念。刻自私自利之心。苟負斯言。當有鬼責。優免一事。所謂實見得是一國非之而不顧者。可以對后土。

皇天可以告

天子方伯。屋漏自反。竟不知非。又云。加減杜撰。難追。上刑。此係大辟。似當詳慎。幸無草草加誅。乃若

六厘近派實不與聞。坤以為欲徇衆情。則二厘四毫欲還正額。則九厘四絲六厘之加。尚是流水數。非畫一也。來書云。驛馬河夫秀才未嘗不貼銀。草稍廠夫秀才未嘗不應役。而隣邑大姓云云。有如斯言。自當心服。昔坤在山西已經題准。近於兩院。又復條陳。謂優免之家。雖係一品。除正數外。其餘丁地。無論寡多。一切大小雜泛差役。俱與小民一體。應當近緣書早寫冊於士夫地。

畝名下。皆云係某鄉官有司。愛惜體面。即有數十百頃。於河夫廠夫驛馬草稍等差。既不僉頭役。又不貼正名。遂使重大差徭。攤加梁縣。坤久不平。已於去年相約。願認草稍頭役。至於十排催科。舊累貧族。去年相約止。派地多。不除士夫。呂知畏喬警。常鄉官子也。又係生員。尚有分外免丁。本身豈復應役。只為悲民窮苦。兩生各認十排。則非諸友所知矣。夫舍舉監生員吏承而

惟縉紳之責。非斬將搴旗之說乎。以後若有仍前大姓。免外累民者。通學通呈院道。必有持正上公執。

朝廷之法。治鄉官之罪者。士民負累。從此必輕。又如火夫鑿夫。更難深論。徃年縉紳城宅數多。盡不編差。城中應役者。十分無二。鄉莊數多。盡不入保。鄉下有鑿者。十分無一。遂使優免莊佃。任意容留。即窩盜為盜。而捕衙保伍。不敢知。隣人失

盜而傷。免莊人。不肯救。優免之莊。被盜。而保正保副。論夫責比問罪。甚者照所失之物。責令包賠。又其甚者。縉紳之僕。私置莊宅。保伍狗畏。亦不派錢。累死小民。如且勿論。設鑿不遠。士夫亦可寒心矣。夫鄉約保甲之法。

祖制最嚴。出記為兒時。猶見家家粉壁。橫書上司明文。下書闔家生理。門列排架一座。插有鑿刀什物。麻搭火鈎。提鈴之令曰。隄防賊盜。防備火燭。

當年恬慢有司。城市獨有。鄉莊盡無。三四十餘年。
並城市而無之矣。坤亦題請奉有。

欽依。近日呈請奉有明文云。除舉監生員吏典。在房
原自不多。優免各宜照舊外。鄉官無論大小。莊
房無論寡多。止免本身住宅一處。鄉間大莊一
處。其餘火夫鋤夫。盡與小民一體編差。奉書謂
城宅鄉莊人丁。俱不除免。及問。蘇公云。每生
免房三間。莊一處。人二丁。示以紅簿。寂無一言。

噫。坤亦免一莊一宅。與諸友同耳。一一問明。可
以無怨乎。三年來。坤身為魚肉。心更淵冰。即不
能煦煦沾沾。同諸友之情。亦不敢正正堂堂。滋
聚縣之口。久禁舌唇。况形紙筆。諸友既懷滋甚。
疑衷。又云再乞明示。坤不能背誦面談。悉數千
石差糧之總數。况能以尺幅片紙。徧三百人傳
覽之心目乎。是用刊為書冊。諸神各供一冊於
廟宇。以矢不欺之心。諸友各送一本於學宮。以

存備照之案。所望行行細覈。字字沉思。再尋美
手。一一勘磨。或向寒家。照查底案。倘舍然無疑
耶。請寬武怒。坤再昌言。夫公論出於學校。責善
屬之友朋。坤即不肖乎。乃日新齋。舊同窓先進
齋長也。吾輩誦千聖格言。遵

一王明法。乃

朝廷作養以安天下之民者也。欲安天下之民。先憐
父母之邦。尚記丁未歲春。中人地宅。出售無人。

有女當出閨。哭當嫁粧。以脫條鞭之枷。扭者。下
戶貧民地。三二十畝。或三五畝。各項重差。無不
派納。有揭借不出。比較逼期。而投井自縊者。坤
曾見聞。潸然涕泪。此皆替我輩包納免外差糧
困窮無告之赤子也。向非改還一千三百二十
名於河上。動八千兩銀。四千石穀。興作於城頭。
民之流亡。更當何似。來書所謂痛哭流涕。長太
息者。不在此。而在彼矣。興言及此。秦越愴神。豈

無二三長者。憮然慨然。覺今是而非。非願徒義而遷善。不戀應歸久假之財。割此身外他人之肉。倡率諸友。檢舉上公。還八百於樂縣。領九錢於各身。則坤向日呈請。按臺歸美。闔學之心。庶不灰冷矣。且有三善焉。以理言之。天理順。人情安。正大光明。軒豁舒暢。不愧

國家作養真才。不負庶民供養君子。以名言之。上司無不懽忻。樂縣無不感念。是吾邑三百士風。為中州第一學校。不費一錢。傳聲千里。以利言之。人生十世。幾代衣冠。我輩爵祿。原非世襲。天若使子孫百世秀才。即正經優免。受用儘多。不然。後人之累我子孫。猶我今日之累樂縣。長短計筭。孰寡孰多。如此切憫。盡我友道。坤敢謂秦無人乎。有人則善與人同。我愛諸友以德。同歸於善。諸友自愛以德。坤何惜逐戶登門拜闔學有道之高賢乎。邊伯玉耻獨為君子。鄙人未能

皇甫規耻不與黨人。諸君共勉。若徘徊觀望。忍不能割。則二厘四毫之加。雖賢乎已。而八百二十之欠。畢竟猶存。諸友獨損其名。大家同享其利。豈不惜哉。嗚呼。

天地有神。鼎鑪有耳。踵謬襲非。終難自憚。萬一里中父老。巷議腹誅。而吾黨家風。所損不細。所謂屋漏荒爾者。不獨在鄙人矣。倘雅意堅不可回。亦非坤之所能強也。子夜三思。行止惟命。

萬曆三十七年十月朔日坤生再頓首啓

外有雜泛差役。不知所免。何差之怨。謹據

祖制及歷年編審規則。分別不免見免名色。開列於後。

○里甲正辦不免

走遞馬七十匹銀兩

役額雜待四支銀兩

催科十排工食銀兩

○里甲雜泛見免

主櫃收頭

解銀大戶

見年皂隸

見年解子

長解逃軍
遞解罪犯

見年買辦賠頭

更夫 探馬

燈夫

一項誤入正辦
後支應改正

○驛傳正項不免

馬驢十六匹頭價銀工食草料鞍轡

支銷站銀

鋪陳銀

二項亦係驛糧編
審今誤入均徭矣

○驛傳雜泛見免

鋪陳庫子

抄關書手

厨役

館夫

押鎖夫

看監夫

○均徭正辦不免

係解
京錢糧

今類布政司轉解

禮部咨收者

冠服銀

祭葬銀

藥材銀

兵部咨收者

軍器銀

胖襖銀

工部交收者

料價銀

磚料銀

今誤入雜
泛銀差矣

○均徭雜泛見免

周府長史柴薪銀

王府民校銀

安昌王厨役銀

進士坊牌銀

舉人坊牌銀 歲貢銀 科場銀

本府馬夫銀 河廳水手銀

商丘驛館夫銀 協濟昌平銀

文廟二祭銀 南壇西壇二祭銀

邑屬銀 八蜡廟銀 鄉飲銀

儒學齋夫銀 膳夫銀 本縣柴薪銀

本縣馬夫銀 修城銀以上俱銀差

分司門子 本府禁子 本府倉斗

本府看監快手 本府小轎夫 本縣林亭

本縣斗級 本縣鋪兵

厰夫 堡夫 河夫 縣堂門子

縣堂皂隸 縣庫貼書 七鄉書手工食

馬民壯 步民壯 老河夫

走遞排夫以上俱力差

與縣縣鄉親論修城書

鄉親可曾經挑河之苦乎。數九隆冬。腿在冰泥之中。身卧寒濕之地。半年之間。路中之病死已多。河上之枯骨尚在。狗鴉常飽。臭穢難聞。城夫則近莊宅。使院人。不飢不寒。無病無痛。比挑河之苦。何如鄉親。可曾記挑河之費乎。雇覓人工。一月工食。至少二兩。一兩八。院人應役。送米運柴。隔河渡井。負累賣地賣房。還有變衣變食。城夫使院人。不過飯

食縱覓人夫。不過九錢。亦有六錢者。比河夫之費何如。三年以來。東北西北西南三面城牆。原是乞討河夫一千三百二十名修築。不曾編七里一夫。東南一角。原是動支城銀倉穀。不曾派七里一文。大家都有耳目。試問一問。想一想。我言虛乎。實乎。只是官堤上寄居貧民。須索那動。開廂內有碍房宅。未免拆搬。城根掘土。挑毀民田。分外修堤。占壓民地。好義者情願舍施。貧薄者估給官價。毀舊修新。煩瑣破費。怨我理當無干之人。又沒派夫。又沒費錢。而亦怨我。則不可曉矣。鄉間之人。還說我沒城宅。替人修城。怨我猶可。城中之人。修大家自己院牆。護各人父母妻子。而亦怨我。則更不可曉矣。我係士夫之家。遵奉上司明文。分毫未免。隨衆當夫。管工官可問。尚不免怨。城豈呂氏之城乎。天理常存。人心不死。老成君子。必有諒我者。惟是展城緣故。一向未明。

一雖刻或問一書言不通俗再說一番鄉親細覽
自築牆鋪頂溜溝折磚之後開六七十年顏壞修
補之端歲歲披塌年年幫築七里起夫少者七十
名多者一百四十名庚戌起夫至三百五十名管
工人八緊七鬆甚者賣夫做工人有年汝月只戀
工食棍打杓拍老土與新土不粘暴雨連陰一年
或半年又累舊由帖之工食方完新由帖之工食
又出前輩常言七十餘年工食可包一座磚城鞦韆

九一雙波鞋工錢費兩雙新鞋買價城根緊結
晚報連夜三丈城面比之幾面高不六尺城上不
正行雨人堤上可也賊幾萬設使十張弓內射一
根木上醫滿城生靈河處逃死房舍家財知屬何
人今鄉莊住宅雖有樓廳所值能幾為甚的幾那
是避難以避盜也集鎮房價五倍鄉莊為甚的
土人謂有寨可以避大盜也城市房價十倍或三
五十倍為甚極貴有城有池千家萬夫可避亂兵

也。開鋪招客之利。又不必言矣。自古王公設險。州
縣重門。高城深池。豈為如籬苑土牆。使人眼目分
別內外哉。千日之修。備一日之難。三年之勞。為十
年之計也。記得師五之亂。幸而不到寧陵。若到寧
陵。便攻城。他數千成羣。又無糧草。豈肯忍飢。一定先
於鄉村放火。姦殺。雖有高樓。何如韭菜園之高。豈
設有地穴。難作不留口之地。寧德城小。不能容
凡屬之人。唯州城低。不能當盜賊之困。誰是藝高

膽大之英雄。敢在鄉莊集店。與賊上陣。廝殺而不
躲避者也。如果躲避。不往本縣城中。將往何處去
乎。寧陵城池。是寧陵城中鄉下。大大小小救命之
所。非我一人自己安樂窩。獨勞槩縣百姓也。且說
舊城這般狼狽。再捱三五十年。決無仍舊之理。起
我輩士夫在時。調度鋪排。終是便宜。細小不說。只
如留河夫千三百名。留穀一千石。還回銀一千三
百兩。不着眾士夫之力。百姓怎敢問口。又如這積

二十年修城。八千兩銀。倘着太監搜去。誰敢聲言。所以亟亟要修。原為趲水和泥。非我無干多事。想那三十三年。王家事發之時。父子兄弟。日夜痛哭。央我與喬宅數番。向

兵道救解。願修全城。以贖其過。比時我兩人商量。以城無終來不修之理。要修必累槩縣之民情。願救一人之命。省七里之財。一點真心。豈是為己。書一發後。眾怒滔天。作百十雜曲。貼匿名幾次。甚者誣他謀反。編為戲文。因此我兩人不敢再救。王鄉官遂不肯修城。雖是王鄉官哄我實不肯修。而四門誓帖。是其手筆。假使救了不修。槩縣存帖齊生。彼將開口何說。

天地鬼神在上。槩縣士民在下。我言虛乎實乎。當此之時。河夫既已討留。河工正在興作。若不修城。作何結果。只得苦向

兩院力請修城。初意原無大志。止議舊堤加丈餘之

高修四座城門。換千餘槩口。見有六千石穀。八千兩銀。不須勞民傷財。自可寬然足用。不意

撫臺沈公祖親自登城。定要磚包護城新堤。還要先築。見有兩次批詳在卷。我輩尋思。城者本縣百世之城。

撫臺者。別省一時之客。

上司念我尚為千年之計。我為自家可苟。一時之安。遂遵憲牌決意磚包。今修城不用槩。縣之人夫

包城不派槩縣之錢財。惟有築堤一事。纔是派夫之初。不免勞擾百姓。鄉親大家細想。城北逼近黃河府東沙淤幾丈。兩面之水。一決必到寧陵。倘大水泡城。披塌損壞。後來再築。又是勞民。

撫院之慮。甚為精詳。只當舊城未展。常常起夫。三十年間工食。可抵一堤費用。此是終來難免之工。無可柰何之事。况是限以三年。一年纔墊三尺。若今年荒旱民貧。

蘇父母必不與作。倘明年後年收成。一狠通完。則永世千年。再不修城修堤。子子孫孫。永不再累苦矣。待溜溝鋪頂照舊。守城兵器全完。十年之後。將修城銀四百兩。縣馬銀三百五十兩。再不編派。百姓每畝。又輕二厘。好與不好。久後方知。鄉親細看我言。自然心下明白。

鄉眷侍生呂坤頓首拜書

展城或問引

展城之議。講之非一年。舉之非一次。以為可行者。不獨一人也。去歲暮冬。忽有沒頭帖子。專怨鄙人。其言可駭。其意甚險。鄙人故褊狹。近學雅量。每讀天厭之矢。猶疑記者之訛。如此陰謀。何足介意。但念展城本意。既不達於邑人。百世遠圖。竟灰心於一紙。若不明白宣說。徧告鄉邦。是鄙人懼匿名之謫。不敢再開一言。後來鑒鄙人

之誣。誰復談及此事。因循畏縮。自取危亡。誤七
里蒼生。貽萬民悔恨者。此舉懲之也。因答或問
遂成此書。凡我親朋。各送一冊。留心想。既用意
收藏。使我之言不驗耶。我不過為迂濶之腐儒。
使我之言而驗。豈無一人悔曰。早聽某人安有
今日乎。悔而圖之後人之福也。因白其意於簡
端。

萬曆辛丑正月一日邑人呂坤書

或問據匿名所稱門下撫晉所得不啻鉅億。所
以展城為患盜耳。予曰不然。嘉靖辛亥守道陳
公。巡歷本縣。令里老條陳興革事宜。七鄉公揭
首言修舊城之累。展新城之利。此五十年前語
也。隆慶丁卯。修寧陵志。論及城池。極言展城為
便。此予做舉人時筆也。且巡撫之事。言者那知
自大門以至宅門。把守者。指揮千百戶八員。自
開門以至關門。聽事堂上者。三司府縣衛首領

位貳官六員。三司道府縣衛等衙門打聽舍人
卓快不下三十餘人。時時事事。都有報帖。至於
標下官軍。伺候者七百餘員名。撫院一動一言。
外面萬手萬目。即欲貪財。財何由入。龍岡在陽
曲。見之可問。間有指以三院交際。京師魏遠。各
處撫臺慶賀問候。差遣承差。票取府縣應動官
銀。遠近往來。家鄉寄信。中間曖昧。不能盡無。亦
須陰厚承差。彌縫口語。我到任後。門下承差三

十七人。我惡其害衆。盡數發回。止用上本一人。
留住京師。夜不收齎本到京。令之轉上。成菴亦
聞承差之怨語矣。巡撫十九箇月。除京中止有
求乞妻墓誌禮一令。取諸私宅。其在京三公九
卿。吏部科道同年。同鄉親知。未嘗有分銀尺帛
之交。小兒娶婦來家。未常有一兩官銀之帶。三
院到任。送行出巡。進城生辰節禮等項。舊規陸
續花幣席程犒賞等銀。所費甚奢。總之兩相報

答累苦地方。予與三院相約。到任賀儀。補二副。書二部。離任贖儀。帕十方。書二部。餘盡裁革。徐公仁宇。巡按同時。可問。至於互市。呈樣。路安大紅粧花。蟒鶴通袖等紬。歲若干疋。汾州換買交際。公用黃金。歲若干兩。太原府備用花幣等銀。歲若干數。俱係撫院便宜取用。我盡數裁革。未嘗織造一疋。紬換買一錢金。取用一分禮。山西撫院牌劄。見存山西一省。人所共知。歸家之日。巡撫一任。所得銀。不滿二百伍十兩。以上所言。一字若虛。闔家。

天譴。至於應得支用銀兩之所餘。紙贖糴買。禾豆草束之所積。比之前院交我之數。所增不止十倍。俱與後院交代。見有印信庫簿。及司府州縣倉庫實收印冊。可據。匿名君子。肯來下顧。一查閱。便見虛實。且兩院一毫取用牌劄文案。片紙隻字。司府州縣俱存。若奏知。

聖明差科臣會同撫院吊取細查更見虛實我之地
房人所共知我之囊篋人所不知若不經租典
不費驍集手中拏得五六百兩銀來便有強盜
入城碎屍萬段亦足以為貪官之戒何用展城
保此寡廉喪耻之身乎大抵做官貪廉有未必
信者三有不可欺者五父子兄弟未必信宗族
親戚未必信隣里鄉黨未必信妻妾奴僕不可
欺門吏皂快不可欺舊屬官吏不可欺原任士

民不可欺。

天地神明不可欺吾即覩面以欺鄉曲豈能禁山東
山西陝西之民不到寧陵豈能必寧陵士民不
到北京乎人心至公人口難塞豈能為去任之
官留一體面而不發覺其醜乎愛惜名節自是
居官正理瑩石戒貪是我初仕誓辭從來耻於
自言豈願明白聲說但事體不當默默予言不
免嘵嘵。

上帝無私。神明有赫。匿名君子亦當自愛。

或問匿名者謂門下之展城也。遂一已之私意。害一縣之人民。碍他人之祖墳。助自家之風水。可謂仁乎。予曰。自我出學以來。四十年矣。登第。陞遷。鄉黨親戚。聞報相懽。登門稱賀。自愧綿力。薄德。無以答親友之情。報鄉邦之愛。以為縱無補也。何顏害之。故凡鄉邦之事。得出言無不盡言。得出力無不盡力。不求人知。自有

天鑒。居常自念。本寒素也。而天與之豐衣足食。本布衣也。而天與之頂冠束帶。天待士夫厚矣。士夫又害人以自厚。吾何忍。士夫能害人。天能殺害人之人。吾何敢。天豈士夫之天哉。士夫有百年之士夫哉。惟是萬曆九年均丈。秦公以此已身。竟不能復版籍之舊。十三年再均。槩縣增出占種。欺隱之實地若干。豁除攤包無影之虛糧若干。定百年不動之額。絕百般飛詭之奸。新舊白文

卷見存。雖不能盡復。睢陽衛之壑。占而吾邑每歲可省銀七百餘兩。不便於已者。曾有怨言。總之無一毫自私自利之心。故怨亦不恤耳。且風水家言。予所不信。荒塋葬法之圖。全背葬師之說。果其術不驗。又何必疑。果其術驗耶。龍砂歌云。墳前一水抱灣灣。分明玉帶繫腰間。雪心賦云。娥眉嶺見女作宮妃。面前一堤一海。何損王宅之塋。倘一築堤。必在荒塋前面。反山背水。最忌無情。試查地理諸說。試問風水先生。當知吾言不妄云。

或問土木之工。勞民動衆。門下既不害民矣。獨不慮傷財而妄生事端耶。曰。予為此舉。正為縣愛財力耳。事有名省而實費。名逸而實勞者。吾邑之城是已。予為兒時。聞之父老云。正德中。河浸城根。水濺入城。城常傾累。此修補之始也。嘉靖中。城上堞塗溜道之甃。蕩然一空。夏秋溢。

兩土隨水流。此修築之顛也。小修補則起夫七十名。大修補則二倍之多。者三四倍之。人夫用顧覓之衆。管工無督責之權。夯杵不實。工程不緊。慢打輕搗。有年沒月。以乾濕不投之土。逢大雨連陰之天。仍舊披塌。又復修補。百餘年來。修補不知幾十次。緊縣雇夫。費民不知幾多錢。至今猶非完固之城。昔虞集議城大都。有云。千片鞞音補一雙破鞋。不若以二百錢買一對新履。

諸君能保十年城不修補。修城不費錢糧。我誠多事矣。果不免零修耶。則百年零星之費。足展兩座之城。况昨日議城。每地一頃五十餘畝。派夫一名。每名止用五月。每月每夫工食。給薪六斗銀六錢。如此興工。似非甚累。知後來有司估派得如此寬民否。知後來在官銀穀。有此積聚否。夫癰癤熟後。即當放膿。乃懷一針之怕。忍日夜之疼。惡明醫之言。甘內潰之禍。可乎。明乎此

展城或問
則知一朝之費。乃千年之省。一時之勞。乃千年之逸。明者試一思之。

或問城之堅否。有何關係。而門下如是之汲汲也。曰。設險所以守國。重門所以禦暴。金陵難小。亦千室之邑。設此城池。豈為太平觀美之具哉。不因防變。則尺磚寸土。盡屬虛文。如云防變。則鐵壁金城。猶恐不固。吾邑城墻。見在低窪之處。界於兩水之間。自堤至城。遠不及三十步。以城

視堤。高不及五七尺。城頭窄處。不可並肩而行。稍有寬處。難容窩舖而寢。一有聲息。誰不上城。城無便道。妻子之送。餽怎得便宜。賊勢緊急。上下之往來。忙如星火。一槩須用兩三人。始得輪流食宿。十人須用一柴竈。始得免於渴饑。至於卓椅。甌石。灰瓶。水缸。杓。鏹。挨牌。門板。燈架。礮木。刀。斧。鑊。鏹。火炮。弓矢之具。捍禦所資。何物不備。城不寬廣。何物能容。且古者攻城。仰面為難。對

壘為易。每每築外羅以攻內城。吾邑之堤賊之外羅城也。大水環堤。無處取一筐之土。重兵壓境。不須用三日之圍。巧攻只須勁弓二十張。箭發如雨。射城梁之人。牆板三十根。緣附如飛。登射梁之處。賊一入梁。提刀大呼。人人滾城而下。家家閉戶而藏。城門四開。亂兵競進。此時光景。不言可知。拙攻若癸巳之年。環城大水。直須擇城較之處。截一段之池。土屯兩頭。高與堤等。驅關廂之民。用桔槔之物。運屯外之水。灌城堤之間。水與堤平。城隨水解。不煩一矢之力。坐破千堵之垣。此又堤城相近之害。智伯灌晉陽所不得之便利也。此城此堤。乃萬口生靈性命所關。余言妄乎。真乎。君信乎。否乎。

或問承平日久。海內無虞。寇賊何在。門下張皇。畫此不必然之計乎。曰。待寇賊至。我言無及矣。古人有云。先事慮事。先患慮患。聖人防萬一。故

展城文問
能萬全。智者防千一。故勞千慮。夫物之有漸次者。待其漸及。而後動。未為後時。事之有幾先者。待其幾成。而後圖。猶能措手。兵猶水火也。居常若晏然無事。突發則束手無策。今山林惑眾之雄。邪教陰結之黨。愁苦思亂之人。貧寒嫉富之輩。流來無籍之民。偷雞盜狗之奸。好色貪財之棍。豪惡糾合之群。無人倡率。則潛伏而暗行。有事相激。則瞋目而語難。一有招呼之首。誰非響

應之徒。所不從賊者。有身家體面之君子。懼法度怕死之良民。與走投沒路之老弱婦女耳。師尚詔初起。遠襄城時。家中顯然屯聚者。曾有百人乎。一出歸德。便有三千餘人。離鹿邑柘城。則萬餘人矣。至韭菜園等處。則三萬人矣。半月之間。聲勢如此。曹體乾。姚天秩。則戰死之壯丁。田志學。周尚賓。則從賊之首領。招撫歸來。一一為我道之。夫梁宋四戰之地。歸德三界之隣。即無

師尚詔生於九屬之中。能必劉烈王堂。不起于
四境之外乎。夫有十日可到之寇。無一月能築
之城。有堅城能破之兵。無壞垣能守之將。人情
禍患臨門。則憂愁後悔。災殃離體。則依舊昏忘。
况未然之慮乎。昔曹縣之濱河也。河水漲發。幾
與堤平。危老人首倡增堤。衆共毆之。誣其借名
科歛。不二年而城陷。乃大築遙堤數重。如岡如
阜。其工程費用錢糧多於增堤十倍。而無救已
死之生靈。曹縣人猶能道之。一日途程君一往
問可也。

或問鄉村集店居民。可多城中一倍。在田者出
財力以修城。在邑者安室家以自衛。公乎。不公
乎。曰。太平之年。街市人安穩於鄉村。荒亂之日。
鄉村人不賴於街市乎。集店縱有千家。不能築
一城以自守。孤庄雖有高樓。不能抗群賊以自
存。賊之攻城也。先搶關廂。以為居食。或折房屋

以為攻具。不足則遠掠集店。又不足則散擄大庄。又不足則零劫小戶。當此之時。佃戶傭人。不從賊則逃散矣。吾鄉無險山。無地穴。無深林。無衛所。聲息一到。男驚女惶。府城不能容。九屬之人。各州縣不能容。外來之人。寧陵之民。不入寧陵之城。何所投奔。

朝廷原為防亂而築城。鄉民亦尋所在而免死。誰謂村中之人為街市人。修城哉。吾恨不將四角水池。盡為平地。舊城填海。盡為街房。堤土為城。堅完高廣。當鄉民入城避亂之時。選數千強壯丁男。各持兵仗。各衛身家。人民湏衆。則防守有餘。各重身家。則防守着力。廣張旗幟。多樹樓櫓。喊聲震天。兵光耀日。如此。則敵人遠探。可消窺伺之心。即使近攻。亦有應敵之具。一邑生靈。或可恃以無恐乎。昔种仲達募築郊城。疏云。丙辰二月。烽火彌天。鄉間之民。扶老携幼。閨門之婦。

抱女提男。無城可入。何穴能潛。流離困頓。涕泗
洸瀾。見日出而魂飛。望昏夜而眼穿。子與母妻。
追隨奔走。回顧賊兵。咫尺身後。欲投河井。恨脚
步之難前。待縊山林。恐死亡之不驟。及至陰陵。
餘我孤身。藏頭亂屍之內。僅留刀下之魂。云云。
汪藻讀而淚下。曰。种生寫亂離景象。可泣鬼神。
昔師尚詔。以七月起兵。豆穀滿野。幸可藏身。仰
托

聖主福德。常願天下太平。誰好生事端。費此口語乎。
或問神州赤縣。

朝廷之土疆。倉庫城池。有司之職守。失陷重典也。逃
降大戮也。如此切身利害。有司當急而不以為
急。門下何急焉。曰。鶡鳴戀日。燕雀處堂。從古而
然。民有千年之民官。有五年之官乎。自非視邑
如家。愛民如子。無計日計月苟且之念。有任勞
任怨懇切之心。孰肯憂百姓之憂。擔百姓之擔。

攘臂為士民倡。披心向監司講乎。或曰。任怨為難。曰。天下豈有一人不怨之事乎。宋臺興後於國父子罕猶分謗以掩恩。有司避怨。其誰任怨。况處置得其公平。人心自然安慰。誰得而怨之。或曰。冒嫌為難。曰。天下豈有良心盡死之民乎。冒嫌莫大於坐懷。萬世不疑。柳下惠之亂。况錢糧毫不粘染。冊卷極其分明。誰得而污之。昔陳太守之包廣平也。民稱勞費者半。及大水圍城。

過丈。生靈得不滄沒。而一郡士民至今尸祝感恩。瑞源曾宦廣平。為我道之。王大尹之城無錫也。士夫興讓。及倭寇犯江南。無錫得免殺掠。而閩邑男女至今建祠設醮。童陽曾宦無錫。為我道之。又如近日冠縣。磁州。許州之包築。守令嚴稱。日見烜赫。尚有行取推陞。在清華之選者。官職何曾破綻。夫勢窮理極。廢必待一人而興。積譽成殃。禍必待一人而受。譬擊鼓催花。上手急。

推下手不接。遲早不能預定。鼓鼙必有任時。不知待何人喫酒耳。士民之憂。憂及身家妻子。有司妻子之憂。與士民同城池倉庫之責。與士民異城。可恃。士民猶竭力而守。城不可恃。士民可空城而逃。不知有司亦可携妻子而逃乎。癸丑歸德之陷。尹太守恃分宜之親。止擬永戍。而獨坐巡捕指揮以極刑。至今以為倖免。府志見存。然則修理城池。當事者不獨為民計也。

或曰。梁縣之性命所關。梁縣之憂愁所係。衆何不言。而門下獨汲汲耶。曰。因循怠惰者。衆人之情。安常習故者。衆人之識。孔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徐偉長云。鳥一啄而四顧。人乃不知。衆人見目前。愚者見足下。甚者實行入窞耳。天下事必有倡先者。衆始知所從。必有任事者。衆始享其利。萬曆壬午。用吾公巡按河南。我與思軒同力以城池相托。後以財用不足而止。癸巳南

十六
廣公巡按河南。我極力以城池相托。瑞源願捐
負郭田一項。後以堤外水深而止。今日見有修
築之資。可省七分之力。再得舊城變價。又越堤
外水漑。我與裕武念七里膏脂數年積聚。恐不
得成今日之功。貽他年之費。又乘有士夫之時。
可為鄉邦之賴。一勞而歇。歲歲之勞。一費而省。
年年之費。太平做事。免蓋亂之憂。一舉成功。享
百世之利。原為闔邑百姓。不為自己身圖。不然
歸德亦有小宅。緩急可以弒身。禍福聽各人自
便。何累於我哉。

或曰。人情之不欲有三。不可不體也。一占負郭
之土地。二遷近堤之室家。三增繁縣之夫役。安
得不怨曰。吾固知之。吾已壽之矣。負郭良田。不
重於繁縣民命。特眷戀於安樂之時。大拚於患
難之日耳。繁縣修城夫役。何曾五年不編。止見
於總頓之費多。無見於零星所費之更多耳。城

外民居十九客戶。不過目前賃課之浮宅。非安
土重遷之世業也。

朝廷修建府第。未嘗擅奪民居。如用其地耶。則照原
契給銀。如動其房耶。則估原費補價。人心雖竟
不樂。民財亦未曾虧。若待城堤之外。一無民居。
負郭之間。盡屬官地。千不妨萬無碍。而後舉事。
則百世無舉事之時矣。故曰。計大事。不惜小費。
計大利。不恤小害。我家負郭房也。原價二百五

十兩。租賃之人。不止一百五十家。盡當築城築
堤之衝。豈無惜民惜費之念。我深思之。蓋有所
重。丙辰興化之倭難。丁卯石州之城陷。壬午統
州之民變。言之可為痛心。思之亦當竦髮。乃知
利人者。何嘗不自利。自利者。何嘗不自害耶。
或曰。接城於堤上。不免有碍。曰。廬帶舊城而包
之。豈不官民兩便。曰。舊城之不可因也。有八隣
堤太近。一也。地居窪下。二也。外郭須展城根文

餘上接須加城頭數尺掩城壕之半而隣堤愈
近三也。內幫占盡馬道有碍緩急奔馳四也。一
幫一接之間其費反多於展城五也。畢竟土出
於堤外而轉運反勞於接堤六也。新舊兼搭之
土終不堅牢。不若堤上一杵之工。結成一塊七
也。城根既不展濶鄉民豈得挿街。非容民畜衆
之便八也。或曰。毀堤幫城無堤之害。有城之利
矣。曰。堤之設為障水也。嘉靖十八年以河患而

築堤。今河漸南徙所仗者。桃園一帶之堤耳。以
堤接城堤依然在。而卑堤反為高堤。毀堤幫城
則築堤之初意為何。而使黃水圍城貽曹縣之
害耶。

或曰。如門下言。高城深池固矣。倘無食無兵。可
以固守耶。曰。城若堅濶。守禦之備。豈不在憂民
防患之賢有司乎。今鄉居之民。晝有四顧之防。
夜無一覺之睡。患盜賊憂妻子耳。縣城者。衆家

之院牆。妻子者。各人之妻子也。守衆家之院牆。護各人之妻子。李四豈為張三。趙甲豈為錢乙乎。短卓。長刀。鐵鑊。斧。弓。矢。炮。藥。磚。石灰。瓶。守城必用之物也。今值一門房出利兵一件。當官驗烙。仍令各家收管。每地一頃。出火藥乙斤。出灰瓶二箇。打三眼鏡。一根。眉齊杠子一根。半頭。甄十塊。取有完狀在官。貴令保正收掌。總來費得一百多錢耳。救一家之命。費百錢之物。收掌

在已不納。在官民有良心。豈便以為騷擾乎。倘四方有警。先報入城。避亂之民。幾何。各書壯丁姓名於梁上。計其家口。各帶兩月之用之饑糧。各帶以上備用之兵器。各認預先定名之梁口。士夫倡先調度。有司厲氣循城外。面搶掠食盡。賊既無久圍之資。圍久則救兵必來。我又有夾攻之勢。奮其精力。耐其心志。豈有難守之城乎。我昔年廣漢城守邊防二書。會古昔謀畧。竭百

已心思不可視為泛常。舍此無救命之術矣。不
言之秘。未可先傳。必用之策。大端已具。倘有人
會聚而講究之乎。是天賜一城之命也。言有大
而我非誇。心空碎而人難悟。安得天下郡邑皆
有此書乎。安得天下人人皆重此書乎。可為流
涕矣。

或曰。守則恐激其怒。降則或免於凶。安用城之
完固哉。曰。此飛賊投火引虎入室之見也。王者
之師。志在安民。故一城秋毫無犯。盜賊之兵。志
在貪得。故入城鷄犬無遺。倘賊入而嬰城固守
耶。彼隨從軍馬。豈能露宿風餐。必將奪民居食。
橫行暴虐。倘我師聞變而來援耶。彼必驅我市
民。先當矢石。待寇賊食盡財窮。而後束身待斃。
當是時也。城中金帛婦女。惟其所欲。宮室積聚。
惟其所燒。汴城百年之內。一破於金之攻宋。再
破於元之攻金。史冊見存。可一查看。夫以項羽

有混一之心。白起為富強之計。王全斌行平定之師。尚且坑屠生靈。搶掠財貨。而况蜂起虎合之盜。散亂無紀之兵。一入城市。何以當之。古之人所以堅壁固守。寧死不降者。以為守猶有不破之時。降再無得生之路。况九屬景象。吾邑久冒虛名。九屬城池。吾邑最為狼狽。此舉之成。不成。聚散之生靈所係。看來人意參差。必有天心繫主。吾未知之何也已。

